▲启动仪式现场

一坛文化『佳酿』相约众飨同醉

滁州『醉翁亭讲坛』精彩开讲

□全媒体记者陈姝妤/文 王绪岩/图

秋分时节,高天流云;琅琊山下,弦歌复起。一支《琅琊神韵》,如林中鸟鸣,如山间流水,一呼一吸之间,仿佛淡然出尘、清丽脱俗的琅琊山水从时光的沉淀中隐隐呈现;一曲《醉翁操》,声和流泉,空山回想,一张一弛之间,好似回归自然、与民同乐的醉翁精神跃然眼前,带领现场的观众穿越千里江淮,回望千年历史。

9月22日,由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等联袂主办的“醉翁亭讲坛”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滁州学院会峰校区举办。活动中,相关部门负责人、文化学者和滁州学院师生共180余人齐聚一堂,共启文化“佳酿”,共话亭城“醉美”,呈现了一场传承欧公遗风、沿袭阳明精神的文化盛宴。

知行江淮 深话皖东

滁州山水亭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滁州自隋开皇三年(583)设州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只有坚守文化与哲学的深耕,探索历史与逻辑的真谛,才能传承历史韵味,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知行江淮古道,深话皖东文明;融化古今成果,坚持守正创新”,“醉翁亭讲坛”旨在通过不定期邀请全国知名学人、文化使者、行业专家作为主讲嘉宾,讲述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与哲学、地域文化与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内容,深度挖掘人文资源和最新学术成果,努力打造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滁州文化品牌、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讲坛面向大众、开放共享,希望大众进一步了解滁州的江淮文化、皖东文化,以期营造城市文化的浓厚氛围,促进文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品味,催化禀赋升级。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滁州具有众多辨识度高的文化IP,它们是滁州文旅发展的先天优势,更是滁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灵魂。滁州要建设现代化的文化强市,要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对有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重新整合,呈现其应有的品质和深度。希望通过“醉翁亭讲坛”的一场场讲座,让滁州文化IP背后的历史文化从方志典籍、专家文稿中走出来、活起来,以时尚而走心的传播方式,润物无声地融入大众生活。

魏晋风尚 琅琊佳酿

“醉翁亭讲坛”首场讲座的主题是《魏晋风尚与名士风流》,主讲嘉宾为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杨朝蕾教授。

杨教授在讲座开场阐释了首场讲座以魏晋时代作为题材的缘由。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载,“琅琊山在县西南十二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琊山避居此山,因名之。”又据[民国]《琅琊山志》记载,当年晋怀帝司马炽命安东将军琅琊王司马睿镇守建邺(今南京),司马睿路过此地,曾驻军滁州摩陀岭,琅琊山因此得名。一座琅琊山,半部滁州史,讲坛从此始,“佳酿”从此启。

杨教授围绕魏晋时代之特征、魏晋风尚之体现、名士风流之境界等三方面,为我们讲述了琅琊山得名之初的时代风尚。她认为,时代虽然在变,但精神内质是一样的,魏晋风尚依然能够给予当代人深刻的启示。我们应该反观现实、反省自身,看淡生活得失,回归自然,发现内心的深情。琅琊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处灵魂的氧吧,是一块难得的生活艺术化的净土。

杨教授的讲座思路清晰,言简意赅,引发在场听众的深度思考和热烈交流。滁州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宣佳慧听完讲座,颇有启发:“我可以用年轻人的方式、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宣传滁州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滁州,看到滁州。”金雨桐是滁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她说:“原来琅琊山与琅琊王等诸多人物有着历史的联系。我以前对琅琊文化并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这一次讲座,发现原来学校背后的琅琊山及其承载的琅琊文化有着这么悠久的历史。我决定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要多了解、多探索、多研究。”

“滁州学院作为地方高校,有责任有义务与地方文化发展同频共振。我们将以举办这个讲坛为契机,深植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促进师生文化素养的进步,培育文化研究的新生力量,激发对人生的洞见和对未来的信心。”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首场讲座现场

▶现场观众提问交流

副 刊 丛 谈

我给陆子修当“秘书”

□陆 训

2014年11月15日凌晨,陆子修会长永远地离开我们,踏云而去。陆公十年祭将至,千言万语不知从何下笔,脑海里翻涌着和陆公交往几十年的点点滴滴。

陆公与我们家的交往绵延几代,他的祖父与我的父亲当属家门兄弟,而他与我父亲的“忘年交”已远远超过一般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二陆”一直被称为滁县地委的“两支笔”。

陆公祖籍在来安县雷官周大郢(原属江苏六合县),年幼时曾在我堂姑家借住,在江苏六合县(今南京市六合区)夫子庙小学读书。我的表姐和他是同学,我的堂姑父是他的班主任。我常听他们说起陆公小时候读书很努力。他天资聪慧,小小年纪就独自一人远离家乡读书,是我姑父经常夸赞的对象。那时,我表姐经常因学习不如陆公而被姑父批评,她对陆公既恨又敬。恨,是因为她经常被父亲批评;敬,是因为要以他为榜样,日后才能出人头地。

我自幼跟随父亲,常在滁县地委办公室做作业,陆公便经常差遣我做这做那。母亲常戏言:“你给陆子修当‘秘书’是终身制,不用退休,已经有40年了,恐怕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陆公分配给我的“任务”,我总是跑得屁颠屁颠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因父亲工作调动而离开滁州,陆公也走上领导岗位。而我们每次回滁州,他家便是我们的“宾馆”,他老伴总是做一桌子可口的饭菜招待我们。

20世纪90年代初,陆公已任地委书记八年之久。在一次抗洪中,他累倒在天长县一圩堤上,在时任省委书记卢荣景的关心下转入省立医院治疗。我父亲得知后非常着急,每天去看望。我每次都跟随父亲一起,空手而去,满载而归。那段时间,经常吃香蕉和西瓜,这也就是90年代初人们探望病人时的“君子之交”。

不久后,陆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农村、农业。1993年初,他家搬至省人大宿舍,之后我们每天见面,我家也就成了他闲暇时的落脚处,来这喝茶、吃个便饭,往来如邻舍。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陆秘书”是在1995年。那时,陆公受老省长王郁昭的影响,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劳动力资源研究会(以下简称劳研会),我也算四分之一个创立者。在我父亲家,他说我记,从章程起草到申请成立、学会注册,从四处游说到募集经费,我都是见证人。他逢人便说,农村必须把人口转移出去,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有五大好处,被他称为“五子登科”,即挣了票子、盖了房子、娶了妻子、换了脑子、学了点子。经过一年的准备,安徽省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于1996年在稻香楼召开成立大会,由他担任会长,我父亲担任常务副会长,我则负责“跑腿”。省社科院原哲学文化所所长、省劳研会会长庆跃先同志经常调侃这是“三陆研究会”。

在省社科联所属的100多个研究会中,劳研会是“新兵”,但很快便脱颖而出,各种荣誉蜂拥而至。其间,我与劳研会一起成长,也是收获颇多。

省劳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挂靠在省社科院,我是秘书。当时,我在监察室,平时工作并不忙,有很多时间做劳研会的事。在劳研会里,可以说我是干事最多,也是被陆公批评得最多的人,我几次发誓不再干了,但都坚持下来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陆公刀子嘴、豆腐心,一直把我当自家孩子对待。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的进步也很大。他甚至从如何写信封、如何装订这样简单的事情开始教起,亲自动手,给我们作示范。我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一名入室弟子。十几年来,我目睹了他每一篇文章的诞生过程,从选题到成文,几易其稿,甚至为此多次开研讨会,不怕大家提意见。这种治学精神是我们这些后生学人永远敬佩的。我生性坐不住,办事心急,办公室从来都是堆满文件、书籍。他批评我:“知识分子的勤勉你学得不多,不修边幅倒学得很快。”我也经常不服,与他争辩,他也不生气,心平气和地与我说道理,直到我服气为止。

劳研会成立28年了。28年来,我几乎参与了劳研会所有重大活动,在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中,我受益匪浅,参与编纂的论文集中,也收录了我的许多习作。我的文章能见于报刊,无不是在劳研会磨炼的结果。

2005年春节后不久,我父亲在泾县突发脑出血,我第一时间向陆公求助。他随后率劳研会的同志到泾县看望,又设法将我父亲转院回合肥。接下来的两年中,每次我父亲出现危险,他都在医院与我们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我父亲去世后,他更是对我们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由于疲劳和过度伤心,他竟然病了两个月。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转眼就是十年。可以告慰陆公的是,劳研会仍然是省社科联下属的优秀学会。学会坚持以农村问题研究为重点方向,坚持学术传承,坚持“五个一”不变,即每年确定一个主题,调查一个样本点,写一篇高质量咨政报告,编辑一本论文集,开好一次年会和主题研讨会。明年劳研会又要换届了,我们将会把接力棒交给新生代的学人。

文 化 动 态

来安县举办第四届青少年器乐大赛

在新中国75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艺术素质教育,提供一个展示才艺和实现梦想的舞台,9月22日,“强国复兴有我”——来安县第四届青少年器乐大赛在新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本次大赛由来安县委宣传部、来安县教体局、来安县文联主办,来安县音乐舞蹈协会承办,新安镇新城社区、永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协办。

本次大赛于9月11日启动报名,吸引了全县85名怀揣音乐梦想的青少年踊跃参与。比赛现场,选手们身着盛装,用灵动的手指在乐器上舞动,奏出一串串美妙的音符。优雅的钢琴、悠扬的小提琴、醇厚的萨克斯、洒脱的二胡、灵动的古筝、空灵的竹笛,或激昂澎湃,如汹涌的海浪冲击礁石;或婉转低回,似潺潺的溪流轻抚心田。他们用娴熟的技巧、动人的旋律,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此次青少年器乐大赛不仅为选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学习交流的平台,也呈现了新一代青少年的蓬勃朝气和无限潜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继续用音乐传递爱与希望,奏响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陈 晨)